

周星誉 著

周星诒 著

鸥堂日记 窳櫜日记

草堂中座为之隘，笑语声哄然震屋瓦，
主人供饮茶具至不能给。

入春来友朋合并之乐，未有似今日者。

谈至薄暮，

楚丈楮、陈、沈三子以事先辞归，

宝薏邀同人往大路酒肆夜饮，

过滑桥与诸君相失，抵门始遇之，琴子以遁去矣。



近世学人日记 / 杜泽逊 范旭仑 主编

鸥
堂
日
记

窳
橫
日
记

周星誉 著 / 刘蕾 整理

周星诒 著 / 刘蕾 整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鸥堂日记·麻横日记/周星誉,周星诒著;刘蔷整理.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近世学人日记丛书/杜泽逊主编)

ISBN 7-5434-3812-7

I. ①鸥… II. ①周… ②周… ③刘… III. ①周星誉-日记-校勘 ②周星诒-日记-校勘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325 号

书 名	鸥堂日记 麻横日记
整 理 者	刘 蔷
责任编辑	王鸿雁
封面设计	李 欣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6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812-7/K·98
定 价	5.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整理说明

周星誉、周星诒兄弟为晚清浙东闻人。周星誉，初名誉芬，字昀叔，一字叔云。祖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卒于光绪十年（1884）。道光三十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两广盐运使。少工诗词及骈俪文，尤善画花卉。曾为御史，上疏劾王有龄、何桂青等，颇有直名。官粤西时多善政。道光末年以翰林家居，感风雅道衰，慨然有兴复之志，遂创“益社”于浙东，为一时文坛领袖，周星诒、王星诚、李慈铭等咸在社籍。其居处称“赏村”、“鸥堂”。有《传古堂古文》、《鸥堂剩稿》等。

周星诒，字季貺，别名笑己翁，星誉之弟。生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曾官福建建宁府知府，后获谴革职。工诗，好为近体。富藏书，其书多为陈兰邻带经堂散出之本，曾得孙星衍原藏明抄本《北堂书抄》，因以名其藏书阁为“书抄阁”。有《书抄阁行篋书目》，著录宋元善本及名人抄校精本。

藏书多钤“周星诒印”、“季貺”、“癸巳人”、“祥符周氏瑞瓜堂图书”、“星诒印信”等印章。另有《传忠堂藏书目》四卷。后因潦倒，其书尽售蒋凤藻之铁华馆。曾藏新莽始建国二年宜子孙镜，后归外孙冒鹤亭。诗文集有《窳穰诗质》、《瑞瓜堂诗抄》。

《鸥堂日记》三卷，周星誉撰。始咸丰五年(1855)，迄咸丰十年(1860)。多记师友唱和及社会见闻。其中记载太平天国时期清兵不堪一击及百姓流离失所状况，尤具史料价值。如记当时战略要冲淮安，谓“淮安枕河带湖，为南北冲要。今粤逆虎踞其南，捻匪蚊扰其北”，而守土者则“吏高枕而卧，兵释甲以嬉”，因而慨叹“虽有天险，宁足恃乎”。又如记当时百姓逃难情况：“自常州至奔牛，见小舟可千余艘，皆极敝，以席蔽之。每舟男、妇、小儿六七人，听其语似扬镇土音，大约贫民避难漂泊者也。”又记太平天国时期社会被战火破坏之烈云：“三四年中，江南北，大而省会，小而郡邑，其残毁于贼者，奚啻数十。”星誉当时颇负文名，日记也富有文采，如记北京听戏盛况云：“张竹邻嘱季芳转邀听戏，乃同赴广德楼。……天色酷暑，人气薰蒸，烦热殆不可过。申刻，演《嫖院》一出，名旦登场者约二十余人，艳妆冶服，争妍斗丽，亦歌场中仅事也。今日因演此剧，故倾城往观，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菜佣酒保，摩肩沓背，奔走若狂。方登场时，万目睽睽然，欢赏之声如雷霆怒潮，坐者若枯，立者若痴，惟见千百羽扇翕翕摇动而已。”所有这些当时世俗的记录，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过去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可贵而生动的一手资料。

因此，篇幅虽小，却很值得重视。周星誉这三卷日记只是他的日记残稿，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由江阴金武祥刻入《粟香室丛书》中，前有金武祥序云：“余阅之，名言隽旨多寓其中，为删其繁琐者，略加按语，汇刻一帙，颜曰《鸥堂日记》，从其旧也。”其原稿今仅存咸丰九年，藏上海图书馆。现在这个标点本依据的是金武祥刻本。

《瓠檐日记抄》三卷，周星诒撰。始光绪十年(1884)，迄光绪二十四年(1898)，分别题以《吴游日记》、《客闽日札》和《橘船录》。皆为得谴后所记。星诒于金石碑拓、音韵小学、经史校雠颇有研究，自言“生平嗜好，以卷帙为最”。日记中多记读书心得与书籍考订之事。读书评论其得失，如记《姜露舛杂记》六卷，“不著名氏，但题‘骈渠道人’，……所记论诗语居其半，多中肯綮，间载己作，亦有思致。余或考古说理，笔甚明晰雅净，近出小说中，铮铮不凡者矣。”《征韩伟略》五卷，“记明定陵朝关白平秀吉侵朝鲜事。中载沈惟敬通倭，石星主封贡以欺神宗事，颇足补《明史》之遗。”记录缥緜遗闻故事，如记宫中“聚集于敬善亭之左右室中，堆积书籍如山，明朝历代实录及修史日采进备用各书，洎各省进呈四库馆书原本奉旨发还而未领者，经百余年抵换盗窃之余，犹连屋充栋也。中有两室垣宇倒塌，书籍档案遍地皆是，砖瓦所压，幸北地干燥，不致霉烂，阅今二十余年，不知如何矣。”其后半生处境潦倒，至使平生苦心积聚之书荡然无存，每当稽案查考，辄苦无书，甚至一、二通行之书尚须借诸友人，令人叹息不已。

除此之外，因时值中法战争及变法维新，时局动荡不堪，日记中多半篇幅是对战事、时局及朝臣将帅的议论，星诒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笔端。如“两宫主战，圣意坚定如此，而全身保妻子之流，动以苍生涂炭借口，窃议一意主和，诒恨不手刃之。总之值此时局，舍‘战’一字，更无他说，胜固足以立中国之威；万一致败，亦从此激天下之忿。此予十四日在聚丰饮次，痛詈香生，愤极声厉也。”日记中援引当时《时务报》、《申报》、《万国公报》上的时事记载，更是笔笔皆是，为后人留下许多翔实切近的资料，尤具史料价值。周星誉性情柔缓和平，文字亦雍容散淡；周星诒性情刚直急躁，常有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之语，读来感人至深。原稿曾藏苏州顾文彬之过云楼，瞿凤起录有副本，后经王大隆删节，收入民国廿四年吴县王氏排印的《乙亥丛编》中。今标点即依据此本。

刘 蓓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整理说明	1
鸥堂日记	周星誉 1
序	2
卷 一	3
卷 二	20
卷 三	32
窳穰日记	周星诒 45
吴游日记	46
客闽日札	60
橘 船 录	75
附:《窳穰札记》	97
索引	101
人名	101
书名	109

鸥 堂 日 记

据清光绪十五年江阴
金氏刊《栗香室丛书》本

周星誉	撰
刘 蓓	整 理

序

武祥既刻周昉叔都转古近体诗四十五首，其《东涯词》二卷，介弟季颉太守先刻于闽中。去岁，哲昆涑人直刺自皖寄其日记三卷，云：“亡弟诗古文词，懒不自收拾，存此而已。”余阅之，名言隽旨多寓其中，为删其繁琐者，略加按语，汇刻一帙，颜曰《鸥堂日记》，从其旧也。都转于甲申解组后，侨寓吴门，遽归道山，涑老旋卒于无为州任所。循览是编，益不胜闻笛山阳之感。丙戌季秋江阴金武祥淮生甫识。

卷 一

咸丰五年,乙卯

武祥按:昀老是年三十岁,居山阴赏村。

正月戊寅初一日,丙寅

晴。午后出门闲行,重拈人字韵示寄公,诗云:“庙场箫鼓赛新晴,市柳摇门绿未匀。押券旧逋多酒债,到门贺柬半诗人。自书小胜禳除俗,预检清游报答春。笑忆西清早朝侣,马蹄红骤六街尘。”

初三日,丁卯

阴,微雨。晨起与寄公闲话,寄公诵其友也颠和尚绝句,甚有致,为录于此,亦无使其无闻焉。诗云:“我昔山中居,结屋云深处。喜得脚根牢,不共云来去。”

二月初十日,癸卯

是日为余三十生辰,设饮款客,为竟日快叙。子九、宝蕙、莼客、琴子、春台、半厓,至夜分始去。蓝叔、孟调仍留宿斋中。

十一日，甲辰

阴。子肃、季貺招作柯山之游，同蓝叔、孟调泛舟赴之。先至七星岩，新筑一亭、一船室，颇宜游憩。登八卦台，望湖南山雨后，湿翠泼面，桃花千余树，高下掩映，如霞城锦障，湖光返照，远近皆红，洵奇观矣。回舟诣青莲院，是祁忠惠公寓院故址，公子奕喜舍之为寺者。寺枕寓山之麓，引湖水带其中，屋皆跨水而起，公《园记》中所云半以山胜，半以水胜者，犹仿佛见之。惟三十六胜都无一存，旧尚存四，负堂奉公遗像，今寺僧静馥移置寺门，而以堂为奉佛之所，堂额遂毁，诸君叹恨不置。借寺僧方丈置酒，饮至日入乃归。

十三日，丙午

晴。晏起。连日疲于谈宴，午窗寂坐，殊少清气，翻书作字，意都不惬。独行阶砌，闲看春草，不觉躁闷尽释。

十五日，戊申

晴。课小奴种花。

得琴子书，知贼由石埭进逼歙之新安江，徐铁孙观察接仗，兵溃投水殉之。观察守吾乡时，予曾有一面之识，身不满六尺，温温呐呐，若无所可否，不谓能毅然引决如此。闻战时所领卒已四走，观察单骑赴敌，叠被枪刃，乃投渔亭水中。嘻，烈矣！观察善为诗，性爱才，常苦不及。曾于临城驿见予早岁题壁诗，叹其工，为诗记之，有“老子生平无此句，江湖沿路访斯人”之句，并予诗俱载《怀古田舍集》中。予题壁多不署姓氏，故观察终不知诗为予作也。观察已矣，每念知己之感，为之泫

然，因附书于此。武祥按：《怀古田舍诗·乙北集》为乙己年作，有《发河间府二十里铺忆壁间诗》，不置七律，云：“坏墙亲拂隔年尘，意外相逢眼为新。老子生平无此句，江湖沿路访斯人。迷离入梦犹诗境，历碌驱车又旅尘。日日风沙星露里，与君一样叹劳薪。”附录《拜梦生题壁诗》云：“暮烟茅店驻征车，滚滚惊埃日易斜，诗壁拂尘抄剩草，歌钱随例乞闲花。客愁入夜常依枕，短梦惊寒未到家。苦被双羸催促去，又披星露踏风沙。”

晚后登舟赴富盛扫墓，寄上人，闻富盛山水之美，附载往游，雨终夜不止，傍晚颇寒。

十六日，己酉

方曙雨止，舟抵富盛，登岸至水口庵小憩。觅肩舆入山，宿雨初霁，山翠欲滴，溪流冲激，殊爽人听。山谷间杂花烂漫，深红香白多不知名。至摩厘径，拜曾王父墓，墓前松径里许，径仄仅容一人。舆行其间，巾袖皆碧，雨后香气极清，尤为此山最胜处。下山至下茆蓬，拜王父墓，复至唐城五鸟湾，拜太恭人及庶母韩孺人殡宫。天已嫩晴，轻云薄日，春意暄美，远近诸峰扫空而出，重青沓翠，直至目力无可追处而止。寄公谓此间山水幽窈不及云门而秀过之，信然。

回船风起颇寒，薄暮抵家。

季颢移山中小松稚柏，皆可三、四寸，植之盆中，殊饶幽致。

十八日，辛亥

晴。晨起至庭前看花，忽忆今朝是寒食，拉季颢出门闲游，风日暄美，田中菜花盛开矣。

十九日，壬子

微阴，天色极和。今日清明，同季颢赴郡，过仓桥

沈寄帆书肆，遇余晓云及楚北孝廉褚玉笙者，遂拉予兄弟同访雪瓿。至，则雪瓿方自赏村访予，不值归，留客吃面，作书迎莼客来。晓云兴极高，欲遍拉社人作竟日游，于是检点游侣，已得七人矣。途遇韵珊方市物，遂强邀之，共诣孟调家，孟调适他出，因共入斋头索茗，屋窄客挤，多有踞高几坐者。少选，孟调归，亦劫之同行。往贯珠楼寻子九，则宝蕙、琴子均先在矣，何楚荏年丈亦来合。主人计之，共得十三人，而无意遭之者居大半，亦春游佚事也。草堂中座为之隘，笑语声哄然震屋瓦，主人供饮茶具至不能给。人春来友朋合并之乐，未有似今日者。谈至薄暮，楚丈褚、陈、沈三子以事先辞归，宝蕙邀同人往大路酒肆夜饮，过滑桥与诸君相失，抵门始遇之，琴子已遁去矣。八人登肆楼泥饮，晓云述戊申宴游事，谓狂情豪态仿佛今日，而无事之乐则远逊昔年，他日不知复得欢会如今日否？！因举酒遍酬座客，举座皆欷歔。久之酒散，皆醉，共扶携过茶肆小憩，乃别子九、晓云、宝蕙、孟调分道归，予与莼客、季颢皆至雪瓿斋中，季颢亦以妇病返村，留者只三人而已。雪瓿煮莲实，小奴烹茶以佐夜谈，遂达旦不寐。

二十六日，己未

阴。夜间琴子来，招余渡江会铁老之丧，因附舟同行，寄上人附载为西湖之游。

二十七日，庚申

雨。午刻抵西兴，冒雨渡江，东北风甚，驶不炊许，已达螺狮步矣。入城，寓洋市街。

二十八日，辛酉

阴。访籽仁试瓿。

二十九日，壬戌

阴。午晴，偕籽仁、寄公登吴山，过解神庙茶肆。茗话坐处，正面西陵风帆烟树历历可辨，窗前碧桃二树经雨盛开，吟赏久之，琴子述去春花时，曾与季颺同饮于此，今日之游，颇恨少季颺也。正剧谈间，忽平子踪迹而至，拉之出门，遍游诸祠宇，由紫阳山取径而归。

三月初一日，癸亥

阴。出清波门，吊徐氏之丧。

初二日，甲子

阴。偕琴子联骑至南库房，已刻抵灵隐寺。寺门正对飞来峰，翠镂玉削，巉刻万状，卓立拱卫，如列屏然。冷泉出石窦中，注为大溪。时积雨乍晴，山水四下，泉势怒若奔马，离寺数百武，已闻泉声。夹道皆松篁、槐桤，交柯接叶，翳不见日，马行树阴中，尾鬣俱作浅碧色。偕莲舟、琴子先入僧舍，索茗小啜，已即出。过冷泉亭观瀑，奔云溅雪，若欲裂山而下者相与。据盘石上揽襟冥憩，躁妄为之一洗，寂坐约半时许始起。过一线天，岩洞大若九楹之屋，呀庠庑廡，状类覆釜，钟乳下滴，衣袂皆渍，阴晦至不能步寻。所谓“一线天”者，绝顶壁上小穴如钱，日光下漏，才可一线，俗传光中有佛像，须眉可辨。云拟一游天竺，莲舟谓远不逮此处之佳，遂回轡赴圣因寺。雨后游人不至，寺门阒然。入至揽胜斋小坐，迟籽仁、寄公以寄公约至此相待也，少选俱至，乃遣舆骑归。偕四君至謁经精舍，看牡丹已半残

矣。竟日未饭，饥甚，遍叩酒肆皆不开，乃买担头馄饨、白酒坐陆宣公祠阶石上饱啖。天色向暮，至平湖秋月，觅舟不得，步行过段桥，遇二瓜皮船，分买之。抵涌金门，足力甚惫，独雇肩舆归寓。

初六日，戊辰

辰刻大雨，午后偕寄公、琴子东归。雨后江水极溜，风稍逆。未刻抵西兴，至驿前买船，赴县城中马埠，访蓝叔、平子、啸篴，二鼓解缆。

初七日，己巳

雨。巳刻抵家。

初九日，辛未

雨竟日。静坐寿潜室作画，甚适。阅素人日记，说理数则，极有神悟，天资高妙，我不如也。此君见地，都在最上一步，倘不为人事辄蔽，他日入道必较我精进。

丁蓝叔新于斋前凿池作假山，字之曰：“大碧”，属予为铭，铭曰：“养云不腴，浴月能活。翠定山心，墨涵水德。伊人宛宛，著书其间。赠君万古，仇池之天。”

四鼓潮来，独与平子步。过潮神庙，立江塘上，远望隔江烟树，凄迷欲绝，江声怒至，人语在积雾中，嘈杂不辨。残月低山，晓风荡岸，不觉忆长年作客时，为之悒悒。

四月初六日，戊戌

晴。以昨所得润笔置酒食，买小舟，往青电湖观竞渡。晨起，偕季子解橐，念无与游者，乃先进城拉雪瓿，雪瓿方与客饮斋中，已半酣矣，促之同行。至兴教院访寄公，偕斋厨作食，食罢登舟。出青电湖，香帘画舫，团

扇轻衫，箫管两头，绮罗百队，越中游事，春尽后此为最盛矣。偕诸子过安隐寺，游人如蚁，天气又酷热，乃返。櫂出霞川桥，择树密处泊焉。登岸，借人家坐具，解衣纵谈。绿荫送凉，肌骨顿爽。遥望湖心，游船织逐，绣旗彩仗，掩映湖烟山翠中，亦胜观也。

更残籁绝，闭门独坐。日间所厌见之人、厌闻之事，一皆不至，即素所愿见愿闻者亦复思之不得。一灯晃晃，静与夜气往来，瞑坐对之，觉此心旷然。初无著处，惟记明日尚有饭吃，乐不可言。

吃饭原是人生一最无益事，所以急于谋食者，亦谓不食便要饿死，饿死后便溘然与草木同尽，不能担当自家本分事耳。人但有一日饭吃，便当趁此不饿死时，向自家身心性命用一日气力。如今人营营扰扰，终日征衣逐食，甚至亡廉丧耻，欺心昧己，以博一日之温饱，由其心中只有“吃饭”两字，并不曾向自家本分上一想。吃饭已饱，愚者袖手高坐，与妻妾道家常，弄稚子小女，过了一日；黠者博奕、饮酒、近妇人，否则奔走官府，争田夺舍，凌躐等辈而已。如此辈人，反不若田头老农，扪腹看青天，心上混混噩噩，尚是入道之器也。今日有饭吃便想明日，明日有饭吃又想后日，三万六千日中，心、口、耳、目、手、足，只以供吃饭之用，为佐吃饭之具，将我与饭分明看作两截，合作一事，究其初意，亦只是怕饿死，试问不饿死便如何耶？真是大可笑事。

予尝与平子论古今名流，性情学术虽各有所近，然其源终不外乎“清”之一字，因就同人中评论之，颇肖其为人。雨窗夜坐，漫记于此：许梦西清远；孙子九清和；